

【人物小传】

艺高人胆大的张明杰

于大卫

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烟台地改市。那时党政机关每天必须像北京天安门广场那样举行升降国旗仪式，即清晨7:30升旗，晚5:30降旗，日复一日，每周一或重大节日均要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。芝罘区党政机关大院，升降国旗的旗杆绳索常年日久，早已破损，但没被及时发现。盛夏的一天，突然大风把牵系国旗的绳索刮断，绳索从旗杆顶端滑轮彻底脱落。

这件事，必须迅速立即从快加以解决，然而谈何容易。旗杆不锈钢管21.7米，牢牢凝固在品字大楼中间前怀广场的钢筋混凝土

座上，无法将旗杆放躺安全重装绳索。当时我在烟台地区教育局工作，到芝罘区党政机关联系工作，恰好遇上这件事。这件事真是难为了机关上下的干部同志们，联系当年烟台地区建筑部门，他们来了个大吊车，吊臂最高伸到12米，市消防部门当年的“家什”，吊臂的高度及扶梯，同样无能为力。割旗杆重树旗杆，机关的经济条件确实不允许，多人愁眉不展。

当时机关党委办公室王主任急得浑身大汗淋漓，望杆莫及。经过多方联系，忽报信息，找到烟台市(现在的芝罘区)第二建筑公司三公司架子班班长张明杰，可能解决这个难题。张明杰26岁的小伙子，系烟台十中第三届高中毕业学生，当

年是班干部，共青团员。毕业后参加工作就爱上了建筑行业，干上这个公司的架子工，当时城区多个高层建筑搭架子，他是把利索手，扛着杉木杆子(那时根本没有钢管衔接架)，蹿蹿上高，从不在话下。有时根据工作需要，他竟能在几十米高的仅有20厘米宽的角铁上，像走钢丝那样悬空走20米。作为胆大心细的干架子工师傅，当时他小有名气，是公司架子班有名的班长。张班长接到通知，骑上“小金鹿”自行车，飞快赶到芝罘区委大院，现场了解了情况。他望望高高的不锈钢管旗杆，敲敲钢管的声音，凭借他掌握的钢管材质的承受力和相应的经验，有信心地告诉王主任：“不要焦急，我能很快给你们解决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明杰没再说二话，腰上别好旗杆绳索，双手紧把旗杆，仅凭脚上一双白色力士鞋，蹿蹿爬到钢管旗杆的顶端，此时旗杆钢管左右摇摆，只见他迅速在顶端串接绳索，一会儿他就唰的一声滑了下来。此时，机关大楼所有窗户的同志都在向旗杆张望，心牵张班长的成功与安危。张班长下来后告诉王主任，上面的滑轮是马蹄形的老滑轮，直接串接很困难，必须找一根铜丝栓好绳头串引，才能成功。王主任迅速找来铜丝，张班长将旗杆绳头拴缠好，又蹿蹿爬上旗杆顶，三下五除二，将串好的旗杆绳索带了下来，“旗杆绳索接上了，成功了！”“芝罘区出能人，这是真本

事，了不得！”

随后，机关隆重举行了升旗仪式，张班长与机关的同志们一起，站在迎风飘展的国旗面前，聆听雄壮的国歌旋律，热血沸腾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。张班长笑眯眯地告诉人们：“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干的小事情。”

事后，芝罘区机关党委办公室王主任建议张班长所在单位让其公休半个月。然而，张班长照常骑上小金鹿自行车又照常愉快地上班了。

前不久，我偶遇张班长，现在已从单位退休，身体棒棒的，说起当年那件事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小事一段，小事一段。是我应该干的，莫提它了。”

【真情流露】

意恐迟迟归

韩守忠

也许是思乡和亲情的牵动，晚上我幽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们兄弟姐妹围坐在面案旁，叽叽喳喳，七手八脚和母亲一块包饺子。母亲沉默不语，却是一脸的幸福和满足。饺子还没包完，我就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烧水下锅，满屋温润的水汽让我感觉有点迷糊，熟不熟？还是尝一尝吧！一只饺子刚填到嘴里，忽听屋外啪的一声爆竹炸响，饺子连滚带爬囫圇进了肚，烫得我是捶胸顿足，抓耳挠腮。随即梦也醒了，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

一时间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客厅里的钟声滴滴答答，时光不会倒流，那有节律的声音却带我回到了懵懵懂懂的少年时光。上世纪70年代，那是一个国家经济低迷、物质匮乏的时期，但在我们姊妹眼里却充满了成长的欢乐和希望，父母用疲惫的双肩扛起了生活的艰辛，用浓浓的爱意掩藏了心中的忧伤。

我们兄弟姐妹，六张嘴嗷嗷待哺，那份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，父母节衣缩食，苛刻自己呵护着儿女的成长。过年了，总是想方设法为每个孩子置办一件新衣裳，抑或是一双新鞋、新袜子。自己却还是穿着已洗得掉色的旧衣，平时积攒的白面在大年三十包顿饺子，是孩子们心中的盛宴，“过大年，穿新衣；过大年，吃好饭”是孩子们心中最美的期盼。初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放完鞭炮吃完饺子，便到一家本堂的长辈家拜年。那时在男孩子的心里，鞭炮是最美的音乐；在女孩的心里，糖果是最好的点心。拜完年后口袋里鼓鼓的，心里美美的，整个晚上喜滋滋的睡不着觉，心里想着明后天到七姑八姨家拜年的情景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我们兄弟姐妹都长大了。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，组建了各自的小家庭，就像一只张开的手掌，指向不同的角度。虽然长短粗细各不相同，然而根却深深地植入掌心，有父母做掌心，五指因相互牵绊而依存，团结整齐而有力。“一年又过一十年春，百岁曾无百岁人”，世事沧桑，岁月无情，父亲今年刚刚过世，母亲也到了古稀之年，世态炎凉，儿女的冷暖却时刻挂在母亲的心上，母亲在电话那头总是充满关切和希望。也许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和托辞，轻描淡写的陈述，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母亲的理解和宽容。当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，在她老人家的心头划过，那份无私而伟大的包容却让我们汗颜。

社会在发展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儿时的生活在女儿眼里像是天方夜谭，然而却在我的记忆深处打满情结。生活在变，不变的却永远是血浓于水的亲情。亲情就像那放飞后风筝的拉线，不管你飞得多高多远，却紧紧攥在母亲的手心里。



【往事如烟】

埋进尘埃的荒村旧事

崔强

有一个老头带着家伙什儿来村里给整理整理戏服，收拾收拾那些刀枪剑戟什么的。这老头长得精瘦，胡子拉渣，戴顶破帽子，佝偻着身子，身边总离不开一个酒葫芦，时不时咕咚两口，老醉眼迷离的，一张开嘴就是酒气。这老家伙我们是既喜欢又恨他，喜欢的是我们总能在他那儿弄点儿新鲜玩意儿，比方说用面捏个雀儿，拿木头削个小人儿，弄铁丝做个火枪什么的，现在想想那老家伙长了一双巧手，虽然人是醉态，手却不含糊；恨的是这老东西把戏箱子看得就像猫看老鼠一样，他知道我们眼气戏箱子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。每当我们磨磨蹭蹭地走进院子偷偷接近戏箱子的时候，他就鬼魅一般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吆喝一声。那场景像极了平台上晒粮食的时候招来的麻雀，人们弄点声音吓唬一下就四散飞去，过不久又三三两两聚集了过来。尽管这老头看得紧，可那些戏服上的小玩意儿：头饰，珠花什么的照例在女孩子们手中出现，男孩子们照样能拿着唱戏用的刀枪满街晃悠。我那时最眼热的就是那把带着匣子的木刀，始终没能得手。我舅舅后来给我做了把，可我终是觉得那把带着匣子的木刀好。可惜的是随着戏社渐渐式微，社里的道具服装戏箱子也慢慢散去，那把木刀也就成了我永远的记忆。

我们村的年戏那些年长久不衰，且在四里八乡都有着极高的声望。每到这时，做小买卖的、卖小吃的、耍手艺的、

甚或有耍猴儿的，还有周遭十里八村的乡亲都聚拢了来看戏。我所怀念的是那些地摊上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，扑噜扑噜转的风车，吹着嘟嘟响的小喇叭，最妙的还是那会发声的小老虎(两头是瓷的，中间有块软塑料，两头往中间一挤就发声)。

也许是男孩子共有的特性吧，我那时最为钟爱的是武戏，尤其是一个人拿了枪棒力战三五人的场面，亦或是七八人一起捉对儿厮杀的情形最值得让人叫好。我儿时时代的一个偶像便是福大爷，他并不是我们本族人，只因名字中有一个福字，我们这些孩子不论大小按照邻居的辈分都喊他一声福大爷，他居然也都笑呵呵应下了。

福大爷是翻筋斗的好手，据说能一口气连翻上三五十个不头晕。三五十个我倒不尝亲见，但却亲眼看他连翻了一十五个面不改色，现在想来那三五十个并非妄言。福大爷曾经闹过一个大笑话，记不清是哪一年唱大戏，看的人没了刚开始时候的那份热情，演的人也便有了些懈怠。有一出戏内容需要吃个地瓜，福大爷拿了地瓜吃了没几口竟然噎住了，直接戏台上背过气去。大伙儿七手八脚把他救了过来，戏也在他一边唱一连打着嗝的声音中得以唱完。多年以年人们再提起这段事的时候都笑言这福大爷能翻跟头，却也能被地瓜噎住。前些日子回老家，看见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福大爷，那懒散的样子有些让人吃惊。

和少年迅哥儿一样，我最为忌惮的东西便是老生老旦，害怕他们坐了下来唠唠呀呀

征稿启事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投稿邮箱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